

每一次回乡都有一种深深的失落，坝堰上总是稀稀拉拉坐着那么几位老人拉着闲嗑，偶尔从胡同蹒跚而来一个拄拐的耄耋老人，抑或是在小广场上有三五个阿公阿婆闲坐。大街上见不到年轻人，甚至连孩子也看不到，院里也看不到禽畜，整个山村静得出奇。

漂泊久了，总想回乡看看，可眼前的故乡，已非我记忆中的那片热土。

童年的故乡，是土做的，三面半包围的土山，半山腰下的土地，一条土道是通往外界的必经之路。一条土街连着十来个土巷，土巷两边是土打的院墙和泥土穰积夯实的土屋，屋里有土坯搭的土炕，土垒的锅台和冬季取暖用的土炉，人呢，说的都是方言土语。

真是土得掉渣。

可就是那个土得掉渣的故乡，一次次进入我的梦境，我努力地回想着记忆中故乡的模样。

大清早，人们就被叽叽喳喳的麻雀叫声吵醒了，羊在栏里咩咩地叫，胡同里传来挑水的脚步声和扁担钩子与水桶梁子的摩擦声，母亲起来烧火做饭，呼啦呼啦地拉着风箱，父亲给羊添了草料，就拿起扫帚哗啦哗啦地扫院子，炊烟次第升腾起来的时候，整个村庄都能闻到柴草的烟味。炊烟稀疏了，就听见坝堰上的哨子一声接一声地响，那是队长出工的指令，大人们扛着铁锹镰头匆匆忙忙地从胡同聚到坝堰上，队长就快速地分配着一天的活计：“大毛楞，你领着他们几个去割三顷地的荞麦，张老大，你们哥四个跟四辆马车去拉谷子，二兰子，你们妇女都去割谷子……”

牛倌驱赶着牛群，羊倌催喊着羊群，都向山里出发了，不时传来哞——哞——的中音和低音的合奏。那个走路鸭子颤、一只眼的猪倌，一手扒着眼睛，一手拿着鞭子把大猪小猪公猪母猪半大克勒(半大猪)赶进河套的青草地。

碾房的南墙外，老孙头叼着烟袋在那里晒太阳，碾房里，两家妇女抱着碾棍碾谷米，老爷们出工了，没办法，她们得互相帮衬着。

大门口的树荫下，两个妇女刺啦刺啦地纳鞋底，院子里，无拘无束的禽畜们撒开了欢儿。几只小羊羔咩——咩——地叫，几只母鸡把尖嘴伸进木槽里叨着，一只公鸡大摇大摆地走过来，捉住了一只漂亮的芦花母鸡，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欲行苟合之事，母鸡扑棱着翅膀咕咕地求救，大白鹅魂魄地跑过来英雄救美，照着公鸡一顿猛啄，公鸡实力不及落荒而逃。这边的战斗刚刚结束，那边又起硝烟，小花猫叨个半死不活的老鼠在杏树底下要起来，它松开嘴，老鼠顺着墙根就一瘸一拐地逃，小花猫再把它叨回来，时不时给它几记“铁砂掌”，打得老鼠晕头转向，吱吱地叫着，真有点怀疑鼠生了。就在这时，一直眯着眼在墙根晒日光浴的狗狗阿黄发现了端倪，何不来个半路劫财，阿黄刚到树下，警觉的花猫就叼起了老鼠，嘴里不住发出呜呜的威吓，阿黄也不示弱，汪汪地狂吠，蓄势待发，花猫一见不妙，噌地一下上了树，阿黄绝望地怒吼，花猫骑在树丫上再也不下来……

日薄西山，百鸟归巢，大人们说笑着走在回家的田间小路上，孩子们排着队回到家里。夕阳下的炊烟更加妩媚。

家家都有几个孩子，一凑一大帮，孩子们从胡同里跑出来，三五成群地欢愉着，女孩子跳格、踢毽、老鹰捉小鸡，几个男孩子在场院里的穰秸上翻跟头打把式，喊声笑声连成一片，直到听见母亲的呼唤，才意犹未尽地悻悻而归。

夜晚，河套边、水塘里，虫鸣阵阵，蛙声一片，月光如水，繁星点点，静谧的夜晚，和谐的山庄。

城市化的大潮如风起云涌，年轻人在城里安家立业，村里只留下了老人和中年妇女。生活富足了，交通便利了，大街小巷、庭院都被钢筋水泥覆盖，这片热土失去了原有的温度，人情味儿也随之淡漠了，农家人本能的淳朴已被汹涌而来的城市化大潮所土崩瓦解。《禁养令》让几千年的人与禽畜和谐遭受断裂，听不到鸡鸣狗吠，就连屋檐下麻雀和燕子的巢穴也不见了踪迹，牛欢马叫、鸡犬相闻已成为历史。

我记忆中的故乡，像一部时代交响曲，温婉抒情的旋律却加入了格格不入的重节奏，变得不伦不类了，对于我们这些对故乡有着厚重情感的一群人来说，是多么无奈和悲凉。社会的进步和农民的富足是历史的必然，但我因物质至上而导致的精神空虚而倍感失落惆怅。故乡还在这个地方，但此乡非彼乡，记忆中的故乡，只能在梦里追寻，我的肉体有家，我的灵魂只能漂泊。

雅斯贝尔斯有句名言：“教育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。”除了说教育意外，把人比喻成了一棵树。我读《遇见树》后，更加领悟了其中的深刻内涵。人生如歌如树，每一个人就像一棵树，有的高大挺拔，有的低矮茂密，有的繁花枝头，有的硕果累累。而《遇见树》就像一棵花香芬芳、果实丰盈的树，绽放出生命之光，我情不自禁，陶醉书中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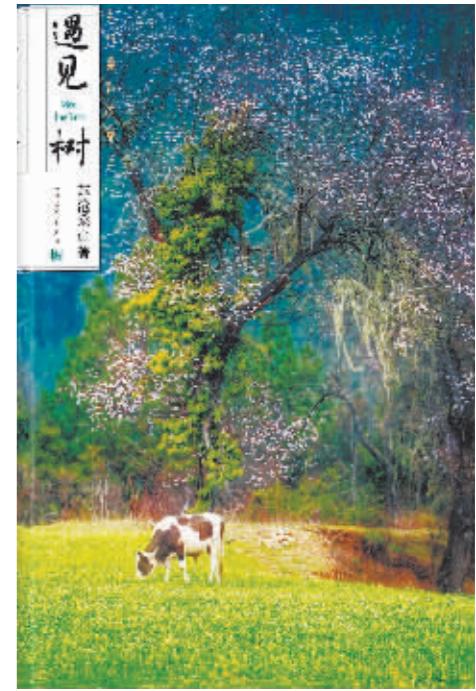
《遇见树》是浙江省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主任、散文大家苏沧桑老师的一本散文新著，全书分为“时光篇”“故土篇”“乡野篇”“手艺篇”“古迹篇”五大辑，灼灼其华，熠熠生辉。作者带给了我们一个不一样的烟雨江南，纸上沧桑，水汽和雄风齐飞，灵气和大气共存，诗意无限，跃然纸上。书中的文字都带着露珠，带着生命的气息，扑面而来。自然的树，向上寻求阳光；心中的树，向善寻求温暖。

“遇见树”既是书名，又是“时光篇”里的一篇文章。文中，在盛夏点钟，江南小镇楚门出生的作者，像所有江南的每一个婴儿，第一次睁开眼睛时，一定会看到树，或者闻到过树。屋外的树让一个新生命一到来，就感受到绿色的生机和万物生命之初的清纯味道，从此，人的生命里就会有树的生命。祖母家老屋后的一棵棕榈树成了记忆里第一棵具象的树。几年后院里栽了一棵桂花树，从此女孩和树在精神上相依为命。可以想象，一个美丽的姑娘在花香扑鼻的桂花树下读书写字，是一幅多么惬意优美的画。后来作者在杭州读书，满城的桂花也一路相追。多年后，朋友送一棵幸福树，从地面搬到十七楼的办公室里，办公室朝北，整日不见阳光。树叶都朝着窗口倾斜，绸缎一般的嫩叶，像婴儿的嘴唇，贪婪地寻找着乳汁的方向，枝繁叶茂。作者从出生到学习、工作、生活，都能遇见树，与树各美其美，美美与共。遇见树，遇见最美的自己，遇见最美的姿态，自然的树和心中的树，其生命之光在绿色中璀璨。

## 生命之光 在绿色中绽放

——读苏沧桑《遇见树》有感

■李兴盛



在疫情尚未结束的情况下，漂洋过海去留学，对于一个从未远行的女孩而言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然而越是不可思议的事情，越具有魔幻色彩，像哈利·波特的魔法城一样超强吸引人，我就是在时而恐惧、时而向往的情绪中迎来了赴格拉斯哥大学留学的时间——2021年12月21日，冬至来临的日子。

我在脑海中曾经演练过无数次离家的情景。一定是激动且紧张的吧，我甚至还想好了要如何发条动态来炫耀下这次经历。但是真正到达机场的时候，我只是感觉非常的不真实，恍惚且憧憬着接下来的生活，好像要去一个早就熟悉的地方一样。

当我到达太平国际机场的时候基本就到离别的时刻了。那一瞬间，所有的情绪铺天盖地地袭来，竟然淡化了悲伤的情绪。我和家人拥抱告别后便开始排队，直到安检结束后我才算松了一口气。我正心情愉悦地朝着登机口走去，突然感觉心里很不踏实。想了一下才发觉自己忘记拿双肩包了，不禁吓出了一身冷汗。然后我赶紧跑回去取，一边跑一边想着绝对不能让其他人知道这件事。

经过早起以及惊吓带来的情绪波动后，我在飞机上快速进入了梦乡。下一步怎么办呢？还是睡醒再说吧！可是现实情况还是不允许我逃避，广州机场真的好大，我问了好多人找了好久才找到过海关

## 格拉 飞行记

■孙红旭

心情，因为实在是太累了。坐上飞机的那一刻，我收到了国内小伙伴们们的祝福，那一刻的温暖令我记忆犹新。我固执地认为，他们是真的关心我的旅程才发来祝福的。

24日零点。上国际航班的时候，我又与小伙伴们分开了，邻座的大爷也去前排坐了。一排就剩我了，在疫情期间，这样的情况让我安心了一些。似乎在这样陌生的环境里，自己待着会更加舒心。

到阿姆斯特丹的时候，国际漫游还没有开，面临失联的我慌张得不知道怎么办。还好前排的同学很多，借Wi-Fi联系上了一个姐妹，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。下了飞机，我快地跑在前面，生怕被同行的人落下。安检的时候，我终于放心一些了。

不知不觉中，这一天就过去了，而我对广州的印象也只停留在了23日晚上的机场中。这里的基础设施很完善，工作人员们大多也很热心。到最后我也没有发动态的工

作人员的动作略显粗鲁。凭着累到极限就无畏的精神，我在安检的时候大声地询问工作人员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。现在想来，那个工作人员身形魁梧、一脸凶相，我是真的不记得怎么有那种胆量为自己撑腰的。

迷迷糊糊过了安检后，我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登机口，只好在路上抓住一位同学。还好这个同学很热心，我们就一起去找问讯台了。其间还帮我问了下托运行李的位置。

而今，我坐在温暖的家中，再翻看照片，一幕幕好像就发生在昨天。也许多年之后的格拉斯哥也还是这个样子，美丽而寒冷。街道不会改变，热情的人们也不会改变，始终在那里静静地等着我。

在“时光篇”的“向荒野”中写胡杨，巨大的胡杨倒伏在地，如同古希腊残缺的人体雕像群，有美丽传说的千年不死、千年不倒、千年不朽的神奇树。身后是逼近的沙丘，风华正茂的胡杨树静立在一湖碧水前，像是一群母亲，张开双臂护着一湖碧水不被沙丘吞没，像奋力护着身后的孩子一样，感人形象，动人心魄，思绪翩翩，一个生命护着一个生命，唱着一曲生命的赞歌。

在“故土篇”的“梦树”中，作者从故乡玉环岛，走进大城市。如果故园是一棵树，游子便是种子里最孤独的一粒，在远方奋力长成另一棵树，只许发光，不许枯。对于父母来说，儿女是他们盼了一整个冬天的雨水；对于儿女，父母如同月亮，如同蒙娜丽莎的眼睛，无论你走到哪里，都能感觉到一直追着你。如同一棵树，总是梦见离自己而去的种子和落叶，每一个故园的梦里，彻夜回响着游子的脚步声。感人心者，莫先乎情，情真意切，感人至深，徜徉在幸福甜蜜里。

在“乡野篇”的“古村心跳”中，这是一条活着的古街，古老、年轻的呼吸和心跳都在，生生不息。松阳的古村，是中国无数古村的缩影，越来越多鲜活的心跳和年轻的呼吸，正领着自古以来活在板栗、茶叶、南瓜、稻谷里的神灵、祖先、阳光和月光，从村口走来。文章构思精巧，别具匠心，俊秀清雅，回味无穷。

在“手艺篇”的“纸上”中，浙江富阳元纸书在北宋真宗时期被选作御用文书纸，以当年生的嫩毛竹为原料，手工操作制成毛笔书写用纸。古法造纸第十三代传人朱中华，克服经费缺、人手少、伤痛等重重困难，用古法造纸的方法经过砍竹、断青、刮皮等七十多道工序，像孕育一个胎儿一样，做成了千年前一样的会呼吸的纸。像找回了失散多年的一个亲人：是一个婴儿，也是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。作者的奇文瑰句，行云流水，惊艳众生，百读不厌。

在“月上龙坞”中，离杭州十五公里的龙坞，千亩茶园连绵起伏，采茶姑娘巧手摘下的最美，经炒茶师炒出的茶叶，色绿、香郁、味甘、形美。茶叶是茶杯中万千个跳舞的精灵，是最美的烟火，是诗人的酒，是酒的友，是游子的根。在几近沸腾的温度里一次次涅槃，让万千生命在永恒里完美。以又一种生命的姿态，唤醒树的灵魂，茶香四溢，美丽醉人，文字温暖，光彩夺目。

在“古迹篇”的“古道密码”中，在富阳新登观赏桃花后，恰逢湘溪山村的“苏东坡古道”。作者与同姓祖辈、族谱远亲、敬重爱戴的苏东坡，有了一段灵魂的对话。古道尽头是一片怒放的油菜花，阳光在古道上铺开了一张真切、明亮、温暖的画，像穿过一千个春天截获的人生密码。文字优美，灵秀之气，让人沉醉其中。

幸得桃花识卿面，从此阡陌多暖春，我庆幸目睹了散文大家苏沧桑老师写的《遇见树》。如果说树木是一片洒落人间的绿色海洋，那么《遇见树》就是这片海洋中一颗耀眼的星辰。橘红的朝霞照在了书上，也照着我。在生命的长河里，我们就像一棵棵树，遇见了很多，也走过了很多。但《遇见树》这本书却深深地烙印在我心中，她艳阳高照，笑拥寒风凛冽，绽放生命之光。



的地方。本来时间还来得及，但是我还是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，提前过了海关。被工作人员威胁里面没有卖吃的也没有卖喝的，我只好哭丧着脸向老爹寻求帮助。几个小时后，当我悠闲地坐在休息室大吃特吃的时候，我才后知后觉其他的小伙伴还没有过海关。我一边吃晚饭一边盯着群里的消息出神：貌似刚才已经遇到了一位小伙伴，但是却不敢认。又往嘴里塞了一个草莓蛋挞后，我开始联系L。找到组织后，我终于放心一些了。

不知不觉中，这一天就过去了，而我对广州的印象也只停留在了23日晚上的机场中。这里的基础设施很完善，工作人员们大多也很热心。到最后我也没有发动态的工